

新疆英烈烏斯滿

李郁塘

——堯樂博士傳之四十二

阿山區哈薩克英雄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十四日，駐迪化的軍警首長在迪化南山廟爾溝召開除奸肅逆會議。原因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鮑爾漢，省府秘書長劉孟純及迪化市長屈武等四人，這時正緊鑼密鼓，醞釀「和平降共」之舉。被城防司令羅恕人偵知，乃邀集騎五軍馬呈祥軍長與迪化市警局劉漢東局長訂於十五日夜，乘軍警午夜查勦之便，將四逆一舉除去。

巨料時隔一夜，竟然陰錯陽差，神差鬼使，又讓陶等四逆活了下來。事後有人責怪馬呈祥酒醉誤事，也有人責言葉力戈洩密敗事；更有人言陶峙岳演苦肉計成功。

其實這都是附因，而不是主因。而主因要歸阿山專員烏斯滿宴客不當而來的。假使九月十四日夜，不將主客灌醉，讓馬呈祥於十五日上午十時前趕返迪化，按時出席南山會議的話，那陶等四逆就死定了。

新疆全省在三十年代中的每一變亂，烏斯滿每成關鍵人物。如盛世才之下臺去職，伊犁叛亂

事件的發生，北塔山外蒙軍之侵新，新疆反共總部之組成，最後又以身殉國等諸多往事，烏斯滿都佔了主角地位。

因此走筆至此，對於烏斯滿的一生經緯，實有先行報導的必要。

烏斯滿是新疆阿山區的哈薩克族的遊牧民族。其族長就是由元明清三代世襲的艾林郡王。他於民國前十一年，出生於阿爾泰山之陽的柯克托海地方。柯克托海地方有水有草，農牧業都很發達，有阿山區糧倉之稱。尤以境內阿爾泰山中，蘊藏山金甚豐（阿爾泰譯蒙語即黃金之意），新疆省政府在阿山設有金礦局，專司其事。老毛子俄國人宿意侵新，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該地農牧業發達，其後又增設金礦局，致人口激增，先成立設治局，後改為縣治，取名富蘊。烏斯滿亦以出生於富蘊縣為幸為榮。

烏斯滿身體魁梧，膂力過人，自幼即具俠義風。凡路遇不平，每拔刀相助，致被族人目為巴圖爾（英雄）而不名。在其青少年時期，適逢楊增新主政，因採黃老之學治新，全省各族居民風平浪靜的過了廿年之久。

在金樹仁主新後，雖在哈密地方，引發了三年戰亂，但尚未波及阿山。阿山哈民仍過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由自在的遊牧生活。及至盛世才主新後，因實行「六大政策」（其實就是共產主義），行路要路條，買米要糧票，買布要布票，即連放牧牛羊的牧場也要徵收草頭稅。事加以限制，處處給居民不方便。烏斯滿認為盛世才是個「暴君」，就此對盛世才不滿。及至民國三十年，他的老族長艾林郡王，被盛世才先以召開省政府委員會議，在迪化加以誘捕，繼之加以違反「民平政策」之罪，繫之於獄。不到一年竟冤死獄中，更引起他的忿怒，遂在阿山區發起抗暴運動，要為老族長申怨報仇，跟盛世才週旋到底。這就是阿山區發生戰亂的原委。

俄魯史達林宿意侵新，早想在新疆境內，覓一土著人物，出而主政新疆，好向中華民國分疆裂土，最後改名異稱，再列入蘇維埃聯邦。但一時又物色不到適當人選，只好暫用盛世才來當「新疆王」。於今聽到哈族巴圖爾烏斯滿，在阿山區揭起反盛大纛，他認為培植土著民族領袖的機會來臨，值得大力支援。因阿山區鄰近外蒙科布

多地方，遂下令外蒙政府就近輸槍送彈，供應烏斯滿所需，冀以成了氣候，好取代盛世才的地位。而盛世才得能當了十多年的「新疆王」，其後臺老開就是史達林，於今史達林轉頭掉向，全力支援烏斯滿，那「新疆王」的地位，就非動搖不可了。

就在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爭已近尾聲，美國總統羅斯福，唯恐中俄兩國因新疆阿山區的動亂事件，影響對日作戰的力量。乃急派其副總統華萊士出面作調人，由華盛頓先去莫斯科，勸史達林要放眼世界大局，不要着目於中俄邊境的小事。

史達林號稱世魔，何等老奸巨猾，怎會不明華萊士的來意？乃輕描淡寫回稱：阿山事件俄國人根本沒有參與其事，僅因新疆主政者人地不宜，有以致之。只要中國政府將盛世才調離新疆，其亂自平。史達林口頭上雖說得稀鬆平常，但骨子裏却含有最陰險的毒招。他想假手中國領袖，誅除反覆無常的盛世才，冀消其心頭之恨。這完全是共產黨徒的想法。而中國領袖蔣中正委員長是中華文化傳統繼承人，作人處事均以仁爲本，對盛世才亦不例外。因此盛世才歸誠中央後，卒能善終，即因此。

華萊士完成赴俄使命後，就由莫斯科專機來華。爲了明瞭新疆近情，曾取道迪化作短暫停留。雖係走馬觀花，就一般傳聞所得，盛世才主新十年，曾殺過十萬人，已失民心，也認爲調職離新爲宜。因此當華萊士飛抵重慶，會晤蔣委員長時，將他的所見所聞，以及史達林的要求，一併

提出來，要我最高當局作考慮。蔣委員長一爲早日獲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不得不爭取美俄兩國的友誼；二爲早日解決新疆阿山區的動亂事件，遂也作了順水人情，答應華萊士的要求與史達林的意見，即時下令盛世才內調出長農林部。在繼任人未到任前，新疆省主席一職，暫由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代理。

朱紹良代理新疆省主席後，爲了安撫阿山區哈族牧民，首先發表艾林郡王遺孀哈德邁出任迪化區的專員。阿山哈民大爲歡心，因爲他們的老族長又出頭露面作了官。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日，新任新疆省主席吳忠信就職後，又任命烏斯滿出任阿山區的專員。同時宣佈以實行三民主義爲施政綱領，全省各民族一律平等。盛世才主政時的「六大政策」徹底取消。吳主席此一施政的宣佈，甚合阿山區哈族居民及烏斯滿的同意與擁戴，擾攘不安了三年的阿山戰亂，就此暫時平息。

烏斯滿真歸順中央

吳忠信就任時，所宣佈以實施三民主義爲施政方針，雖合於新疆各族居民的心願，但也正犯了史達林侵新之大忌。若新疆從此不再有變亂，那他攫奪新疆之事，就無由下手。非再設法挑起邊地亂事，然後才能混水摸魚。首先採取的毒招，就是分裂烏斯滿的力量。乃暗中扶植烏斯滿的副手，先倡言吳忠信與盛世才同是黑大爺（不信回教的漢族人），仍是一丘之貉。過去既要反盛於先，於今仍應反吳於後。繼再唆使烏斯

滿不接受吳忠信的任命來作阿山專員。事爲新任警務處胡國振處長探悉，爲了安定烏斯滿的心志，在明的方面，乃急派迪化市警局督察長李夢伯，出任阿山區警察局長，全力支持烏斯滿；在暗的方面，派情報站副站長（胡國振兼任站長）饒鐵珊，攜帶電臺與參佐人員，趕往阿山會見烏斯滿，相機規勸。首先解釋三民主義的內涵：民族主義，就是全國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權主義，各族的優秀人才都可作官，爲民服務；民生主義，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只要居民守法守分，就可過自由自在的生活。反觀鄰國俄帝，實行共產主義，所有財物均歸政府，私人什麼也沒有。尤其時要鬥爭，致無安寧的日子可過。一被其挾持，終身就得被其牽着鼻子走。於今你的副手達列力汗，就成了這個樣子，你不能不防。一因饒副站長義正言誠；二因烏斯滿早有如此感覺，結果饒鐵珊此行大獲成功。爲了烏斯滿與省政府以及情報站聯絡方便計，並將所攜電臺與參佐人員，全部留駐在阿山專員公署內。從此時起，烏斯滿才算真誠歸順中央。饒鐵珊副站長厥功至偉。

俄再製造伊犁事件

就在此時，德蘇大戰，因俄國獲得大量美援，在莫斯科外圍大城史達林格勒一役，將德軍擊敗。俄帝抽調原駐新疆第八軍團之紅軍，此時方抵俄屬中亞五共和國之一哈薩克斯坦首府的阿拉木圖。史達林在戰勝德軍喘息之餘，仍不忘懷侵新，立即下令紅八團再負起侵新責任，就近武裝

伊犁區的哈民，作侵新工具。原住於伊犁的野心份子們，有鑒於烏斯滿三年前在阿山倡亂，於今竟然當上阿山區的專員，他們如能依法炮製，不也可以出任伊犁區的高官。史達林利用這些野心份子的心理，於民國卅三年十一月七日，假借慶祝紅軍革命成功紀念日的機會，在伊犁蘇領館明為擴大慶祝「國慶」，實際是盡量召集亂民，前往領事館領取槍彈。所謂「伊犁事變」，就此發生。

當時我入新國軍甫行進抵伊犁城，名為一個師，實數只有一個團的兵力。而伊犁區的面積較內地一省尤大，全區共轄十二縣治，一團兵力如何分配到十二縣治，就有些捉襟見肘了。何況所到國軍都是步兵。而紅軍所武裝的哈民都是騎兵，在曠野與山林中去對峙，步兵就不是騎兵的對手。先之一城一縣的放棄，最後集中兵力於空教場（飛機場），以便接受空援。伊犁所有漢族居民都參與守機場的戰爭。雖盡全力苦守了八十三日，終因羅掘均窮，在彈盡糧竭情下，全部殉國。

史達林發動伊犁事變成功以後，就將原設在阿拉木圖的「東土耳其斯坦革命委員會」，原班人馬全部移駐於伊犁，改稱為「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竟跟新疆省政府來分庭抗禮偽組織的成員清一色都是俄帝早已豢養好的野心份子，如內政部長阿巴索夫，外交部長阿哈買提江，教育部長賽福鼎，國務秘書長賴希木江，都係俄帝特務班出身。軍政部長波里諾夫雖係新疆的歸化族，但早已成為俄諜。僅有擔任僑務主席的艾力汗

條熱，原係伊犁區的大毛拉，拉攏過來予以空名，冀以爭取全區居民的民心而已。

史達林侵新旨在全疆，決不以獲得伊犁一區為已足。這由其所取的偽國名，就可得知。因此在「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組成以後，即將蠶食箭頭指向塔城與阿山兩區。先發表塔城好戰份子巴斯巴依為塔城行政長（省長），要其全力奪取塔城行政權；繼之任命烏斯滿出任阿山區行政長，同時又任命達列力汗為副行政長。如烏斯滿有不聽命情事，就由達列力汗取而代之。這是史達林攫取阿山的決策。

巴圖爾率部走奇臺

烏斯滿此時已享受到三民主義自由自在的好處，同時也感覺到共產主義的壓迫，當然不願再接受史達林指揮。史達林的用人的絕招，凡不能為己所用者，一定要趕盡殺絕。烏斯滿既不願再效命俄帝，那只有離開阿山一途。先之於卅四年間，將阿山專署由承化移到富蘊，仍受到達列力汗的武力壓迫；繼於民國卅五年間，將阿山專署由富蘊移到青河設治局，達列力汗仍不罷休。終於卅六年夏再退到北塔山一帶。因北塔山屬他化區，在烏斯滿想來，他已退離阿山區，達列力汗就會心滿意足了。

但是史達林對他還要趕盡殺絕，下令外蒙軍予以中途截擊。烏斯滿一看史達林與他過不去，乃決定離新求生，遠走青海西部。當其先遣使者，進抵柴達木胡色音部落時，即為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偵知。深恐烏部入境後，會與原駐該地的遊

牧部落爭水草，恐要起衝突，那樣的後果，就有違青海當局保境安民的政策。馬步芳於是急電駐新騎五軍馬呈祥軍長，轉知新疆軍政當局，設法阻烏斯滿部東來。

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濂獲知後，認為烏部由新赴青事態嚴重；尤且烏斯滿身為阿山區的專員，怎能一走了之。必需設法將烏斯滿勸留新疆境內，才是妥善辦法。遂與省政府洽商，各派要員前往北塔山勸阻。因勸阻烏斯滿事不宜遲，總部方面即時指派第二處第二科毛君強科長為代表，省府方面也指派民政廳第二科長劉培初為代表，組成勸留團。毛君強攜帶電臺，劉培初攜帶隨員，先乘車赴奇臺，繼乘馬趕往北塔山拜會烏斯滿。時經半月的洽商，才使烏斯滿回心轉意。勸留的辦法就是讓烏斯滿移帳北疆重鎮奇臺縣境，對天山北麓以及戈壁南沿草原，作為烏部游牧地區。游牧居民有了游牧區域就可定居下來，不再作東遷之舉了。

就在毛劉二科長與烏斯滿商洽有了眉目之時，突有外蒙騎兵入侵北塔山事件發生。他們原本近日就要返省覆命，此時此境，一為安定烏部民心；二為便於與援軍聯絡合作，不能臨陣退走，遂又留下。所幸應援的騎五軍韓團馬希珍連，來得很快，毛劉二人臨時作了烏斯滿的得力參謀，與援軍韓團合作無間。時經半月奮戰，卒將外蒙五千騎兵擊退。俟北塔山恢復原樣後，毛劉二人始返省。而烏斯滿部隨後也陸續遷到奇臺地區，阿山專署也設帳奇臺城內。烏斯滿部從此在奇臺草原安居樂業，不再東遷青海。

烏部東遷大事，終能順利達成。北塔山戰事得能在半月內獲得勝利，毛劉二科長茹苦含辛留帳烏部一月，從中運籌帷幄，厥功至偉。

外蒙騎兵壓境侵擾

此事過後不久，老毛子（俄國人）揚言外蒙政府所以出兵北塔山，就是爲截堵烏部東行。於今烏斯滿部既然留新，因而外蒙迅即撤軍，這完全是老毛子給外蒙軍臉上貼金的遁詞而已。按外蒙出兵的眞因，乃是在響應六月六日吐、鄯、托三縣暴動而來的。而吐鄯托三縣的暴動事件，因警備總司令宋希濂將軍處置適當，迅即救平。外蒙軍一看無由插手，只好撤退。因此，宋希濂被史達林認爲是侵新的眼中釘，不拔不快。史達林爲了達到除去宋希濂的目的，乃再出毒招，先下令阿哈買提江等伊方大員撤回伊犁，繼以函電要求張治中將宋希濂調走。這就是民國卅七年夏宋希濂離新的原因。

宋希濂走陶峙岳來，這已說明新疆軍政不再反俄抗共了。陶峙岳就本此旨，來當他的和平總司令。民國卅八年元月，先有老俄諜報爾漢出任新疆省主席，這已出現了投俄徵兆；繼之於四月底張治中又以西北軍政長官身份兼和談首席地位，在北平向毛澤東俯首投降，作了二臣。這對新疆來說，都是最大的惡兆。

組成十萬反共大軍

烏斯滿就此提高警覺，時加防範，與忠黨愛國人士時通款曲，溝通意見，以便採取共同步調

，加強反共力量。

九月十四日，騎五軍馬呈祥軍長，突來奇臺與烏斯滿商議反共大計，令他大喜過望，乃設盛宴加以款待，在情不自禁情下，誤將馬軍長灌醉留宿奇臺，延誤了南山會議時間，毀了大事。然而烏斯滿還不知情。在他等待國軍前來奇臺會師，組織反共聯軍失望之餘，只好東聯哈密專員堯樂博士，西通財政廳長賈尼木汗，作爲反共抗俄的伙伴，好在新疆境內，與中俄共長期週旋。

先於民國卅八年冬，將其所部由奇臺東移於木壘河，繼於卅九年春，由木壘河東遷入鎮西的紅柳峽地方，所遺牧區再讓給賈尼木汗所部。遊牧民族就是依靠牧場來生存，因之爲牧地而起衝突，乃是常事。於今烏賈兩部均向東移，好接近哈密區，早日與堯樂博士取得連絡，遂有轉讓牧地之舉。

民國卅九年三月廿五日，烏斯滿終於在紅柳峽地方會到了哈密專員堯樂博士，同舉反共大纛，即時組成新疆反共游擊總司令部。一因堯樂博士倡導新疆反共游擊總部最早，二因紅柳峽地屬哈密區，出席此會的維哈族領袖們，遂公推堯樂博士出任總司令，烏斯滿與賈尼木汗爲副總司令。三人各領一軍，並兼任軍長。每軍轄三師，每師約一萬人，共計九萬之衆，另一師留給蒙族領袖烏斯滿，合計有十萬之衆。當時聲勢非常浩大，竟使入新共軍軍曾彭德懷與王震感到頭大，難以應付。

戈壁原野血戰成仁

新疆反共游擊總部的計劃是：第一年在天山區展開游擊戰，一以便於己力的集合，二以號召國軍起義來歸，並供給槍彈。結果成績甚佳，尤以騎五軍所部，不次來歸，聲勢大振，使得彭德懷與王震二人寢食難安，遂以全力來圍攻。半年之間，大小戰爭發生百餘次之多。第二年爲了保存實力，要轉移到崑崙山區。第三年要進入西藏，聯合達賴喇嘛的力量，共保西藏成爲中華民國的一片乾淨國土。

因新疆地近蘇俄，尤且陸空交通甚便，難於固守。而西藏地處高原，地勢險阻，只要有二十萬兵力來固守，共軍就難得逞。這是新疆反共總部的最後計劃。

不意時至民國卅九年底，新疆反共游擊部隊由天山區轉移於崑崙山之際，堯樂博士部在先，烏斯滿部居中，賈尼木汗部殿後，順序由北向南轉進，一因各部沒有電臺，無法連絡接應，二因牛羊適逢生殖時期，致變成累贅，行動較慢，三因烏賈二人的大意，認爲在塔里木大戈壁的原野上，就是遊牧民族的天地，其他人就難適應。結果卒被中共軍以飛機坦克，截堵於羅布泊爾一帶（即以後中共試爆原子彈之處），予以各個擊破，烏賈二人先後被共軍所俘。

彭王二軍酋原先還想設法勸降，但被烏賈二人所拒。終於民國四十年二月，農曆的春節那天，先在迪化省府門前的廣場中，加以公審，繼在迪化市幾條大街上遊行，最後槍斃於十字路口。兩位酷愛自由的哈族領袖，就此爲爭自由爭生存而殉身！悲夫！（未完待續）